

近代中國叢書

先賢傳記叢刊

半哭半笑樓主

—于右任傳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

139
廣州圖書館

半哭半笑樓主

——于右任傳

張
健
著

近代中國叢書·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半哭半笑樓主

——于右任傳

定價：新臺幣六十五元整

著作者：張

健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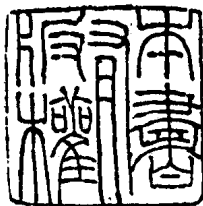
總經理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版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

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必愈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，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」社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秦孝儀謹序

半哭半笑樓主

——于右任傳

目錄

- 一、艱苦的童年 一
- 二、奮發的少年 一三
- 三、英銳的青年 二五
- 四、革命的報人 三五
- 五、無辜的獄囚 五八
- 六、年輕的次長 七六
- 七、靖國軍領袖 八三

八、校長到主席	……	九八
九、恢宏的院長	……	一二四
十、詩人書法家	……	一五七

半哭半笑樓主

——于右任傳

一、艱苦的童年

寒風中，一個七、八歲的女孩坐在無人的山谷裏，淚流滿面，嘴裏喃喃的叫道：「爸爸，不要丟下我！」

她努力睜大眼睛向前方望去，但已經看不見爸爸和弟弟的影子。

她一再想自己站起來趕路，但是腳底已經起了好幾個泡，右腳的小趾也腫得好大，走兩步就痛得忍不住叫出聲來，爸爸就是因為這樣，才狠下心腸，把她留下來的。爸爸流着眼淚說：

「孩子，不是爸爸不疼妳，可是這樣拖下去，我們一家三口恐怕都得餓死在路上。我們的乾糧已經吃完了，我背你弟弟一個，就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妳自己不能走路，爸爸實在沒

有辦法。只好犧牲妳一個來保全妳弟弟了，希望妳原諒爸爸。」

說完，強忍着心酸轉身背負弟弟離去。

她在山谷裏哭着，叫着。

忽然，一陣蹄聲由遠處傳來，愈走愈近。她不覺提起了精神，專注的向右方探望。

果然是一隊客人——一隊駱駝商人——恰好經過山谷，於是她大聲的叫喊。

一個留着短髭的中年人騎着一頭單峯駝跑到她的面前，緩緩停下，然後和藹地俯身向她

垂詢：

「小姑娘，妳怎麼一個人待在這裏？」

「我……我脚痛，走不動了，爸爸要背弟弟，沒辦法管我，就……就把我丟在這裏了！」說完，她已淚如雨落。

中年人臉上露出憐惜的神情，轉身望望他的同伴說：

「我們把她帶走吧。說不定還可以追上她爸爸。」

那位面皮白淨的同伴問她：

「小妹妹，妳姓什麼？那裏人？」

「我姓趙，是甘肅靜寧人。因為家鄉剛打完仗，所以很荒涼，爸爸看日子不好過，就帶我跟弟弟一起逃難。可是，我已經走得累死了，腳也腫了，……」她已經比較鎮定了。

這一隊好心的駱駝商人都凝神注目着。隨即由帶頭的中年人把她抱上駝背，加快速度前進。

趕了幾十里路，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，趙小妹妹忽地一聲歡呼：

「爸爸在前面！」

這一聲不但驚動了商人們，而且也使前面背着幼兒蹣跚而行的趙先生停下脚步來，轉過半邊身子回頭探視。一剎那間，他滿面的驚惶、慚愧、感激，不知該說什麼才好。

載着他女兒的駱駝已經到他身邊，他急忙俯身過來牽住女兒的手。

「你們幾位好心的先生……」他只能說出這麼半句話。

趙小妹妹更是滿頰熱淚。連在趙先生背上的小弟弟也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

短髯的中年人一面把趙小妹妹交給她爸爸，一面從懷中摸出幾兩碎銀子，送給趙先生做盤纏。趙家父女謝了又謝。

再趕了幾天路，這一家三口總算來到陝西三原縣。

三原是個小縣，當時還屬於西安府，位於西安正北九十里，土地肥沃，西北有一座堯門山，據說唐堯曾在山上鑿石為門，北邊有涇水和渭水，人民厚重質樸，是一個山靈水秀的地方。

趙家就此落脚在三原，做個小買賣。過了好幾年，經人撮合，趙先生就把女兒嫁給村裏于家第三房的公子于寶文。

于寶文和堂兄寶善、哥哥寶銘，雖然都生長在本鄉，但是由於一連好幾年的災荒，農田灌溉困難，生活不容易維持，都被迫離開家鄉去做生意。寶文只讀過兩年私塾，十二歲那年便跟着大堂兄寶善步行到四川，抵達四川順慶以後，寶善又轉往揚州，而把堂弟留下，寶文又輾轉於江津、岳池，然後進劉家當舖工作。

當舖的老闆叫劉子經，掌櫃馬丕成也是三原人，是于寶文的老鄉，又是明代儒者馬理的後代，有一天晚上，馬丕成看到于寶文手不釋卷，就很關懷的問他：

「寶文，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麼？」

「好好讀書，通情達理。」

「想求功名嗎？」

「那倒還在其次。」

馬丕成讚賞地點點頭，悠悠地說：

「從明天起，幫我刻書、校對吧。」

就這樣，于寶文有了一樁比較有意義的副業，自己的學識也日漸增長。

春去秋來，一晃就是九年。光緒四年（西元一八七八年）秋天，他才告假回到幾千里外的故鄉三原縣。不久，便結了婚。

婚後夫婦倆的情感很不錯，第二年就生了于右任。這個嬰兒體重比常兒為大，頭角崢嶸，家人都喜歡得不得了。可惜于寶文為了生活，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回四川去工作了。于寶文臨走的時候，曾經對太太趙氏說：

「這次我回四川去，恐怕一年半載不能回來。一方面路途遙遠，一方面工作又忙，不久孩子就要出生了，請妳好好的照顧孩子，家用我自然會按時寄回來的。」

趙氏含淚道：「你放心好了，孩子是我的心肝，我不會疏忽的。只是——只是你多久才會回來呢？」

「少則兩年，多則三年。也許——」于寶文說到這裏，接不下去了。也許連他自己也不

知道還該說些什麼。他終於輕輕的歎息了一聲。

趙氏聽到這一聲長歎，再也不敢追問下去了。她的腦海中又湧起當年逃難的情景來，忽然站了起來，轉身回到寢室裏去了。

這時他們正住在三原東關河道巷。臨盆時，虧得妯娌房氏「九姑娘」的招呼，以後她們倆更相依為命。房氏是于寶文哥哥寶銘的妻子，這時寶銘也遠在香港，一年才捎一封家書回來。于右任的童年和少年，都靠這位二伯母照應，所以長大後還對「九姑娘」念念不忘。在「懷恩記」（作於民國二十八年，原名「牧羊兒自述」。）中說：

「我以一無母之兒，又處在單寒孤弱的家庭中，所以能成立為人，幼不失學，可說全由伯母房太夫人伶辛伶苦而來，伯母之恩，真是我畢生所報答不盡的。」

原來趙氏生育了于右任以後，就體弱多病，兩妯娌因為生活困難，便迫不得已地搬回涇陽斗口村的祖宅。不久，祖宅過火被焚燬，又避居村東灣子楊堡。

有一次，房氏回娘家，夜裏做了一個怪夢：風雨迷離中，牆頭有一個婦人，手携一個孩子，眼裏流着淚，向她招手。醒來想想，愈來愈覺得不吉祥。預感到趙氏可能出事，急忙趕回楊堡。

果然，趙氏病況已沈重，正在彌留之際，看到房氏回家，哭泣着向她託孤：

「我現在把這個孩子交託給妳了。這輩子我們是妯娌，下輩子我願意做妳的弟妹或妻子，來補報嫂嫂的恩德。」

這時于右任還不滿兩歲，對母親和世事，都懵然無知，只會對着房氏哭叫「媽媽」「媽媽」。而且因為趙氏生前病弱，早就斷了奶，家境又清苦，雇不起奶媽，所以營養不良，時常患病。伯母房氏便帶他到楊府村去看一位老醫生。

房氏在暮色中抱着于右任回到楊堡新宅時，嚇得說不出話來：真是禍不單行，這兒的宅子又被一場火燒成廢墟了。

於是房氏無路可走，只好投奔于右任的「外祖父」家。其實所謂「外祖父」，是指房氏的父親。因為這時房氏已經把于右任當作自己的兒子來撫養了。

于右任也把房氏看作自己的母親。房氏娘家人多田少，如今多了一個孩子，當然也是一個額外的負擔。但房家敬重「九姑娘」的為人，對於右任也愛屋及烏，十分愛護。

有一次房氏在村子裏遇到一位喜歡管閒事的老太婆，對她嘮叨了好一陣子：

「我說九姑娘呀，妳平白地抱回這麼一個有病的小姪兒來，難道就此白過一輩子嗎？妳

也該為自己打算打算啦。何況孩子還有爹，他爹又只有這麼一個兒子。就算妳千辛萬苦的把他養大，還不是為人家白忙一場。聽說妳家先生已經死在南方了，妳一個年輕姑娘長久的住在娘家，看人眼色吃飯，滋味可好受嗎？」

房氏乍聽，心中不免有些氣憤，隨後想想別人也許是出自一片好心，才堅決地回答道：

「謝謝您的好意。我不過是受了死者的託咐，保全于家的骨肉，誰又指望有什麼報答？就算我沒有娘家可以依靠，我即使去當傭人，也要把孩子養大。將來孩子的爹回來，把他帶走，我正好了了一樁心願，立刻就削髮為尼去。」

于右任是一個懂事的孩子，所以在房家跟大夥兒相處得很好。在房氏的細心撫養下，一天天地成長。民國十八年左右，關中大饑荒，房氏的墳墓也被災民所發掘，于右任曾有「斗口村掃墓雜詩」懷念伯母房氏：

「發塚原情亦可憐，報恩無計慰黃泉。關西赤地人相食，白首孤兒哭墓年。」

另外有「歸省楊府村房氏外家」四首七絕，也作於同一時期。以下便是其中的一首：

「無母無家兩歲兒，十年留養報無期。傷心諸舅墳前淚，風雨牛車送我時。」

詩中所謂的「諸舅」，就是指的房氏的兄弟。

不過當時于右任年紀還很小，在友愛溫暖的環境中長大，却也有他小小的困惑。有一天他實在忍不住了，就仰起頭來問伯母：

「為什麼家裏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姓房，就只有我一個姓于呢？」

房氏聽了，又好笑又心疼，當下就格外溫藹的向他解釋，並鼓勵他長大以後要努力奮鬥：

「你爸爸和伯父都是為了發展事業，才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，所以伯母才在這兒照顧你。將來你也要學他們的榜樣，好好的出去做一番大事。」

于右任點頭道：「好！」

陝西甘肅一帶在回亂、捻亂之後，百姓流離在外，農田大半荒蕪，農民多利用空地，牧養牛羊。于右任的表哥房敏事，也積了幾年的歷歲錢買了一頭跛脚的羊，不久生了一胞小羊，于右任看了，羨慕得不得了，便纏着伯母說：

「我也要一隻羊！」

這時于右任才五六歲大。房氏因為疼他，不忍拂他的心意，便用三百錢買了另一頭跛羊，可是並沒讓于右任帶出去放牧。